

伊春红松林

陈彦



在黑龙江伊春，举目可见树龄数百年的红松林。

王 运摄

置多个狩猎营地，以区别在浩茫林区的进出路线与方位。这里现在已是游客爆满的地方，但林深似海，人一旦撒进去，便无影无踪，就像被一个庞大的绿色海绵体所吸食。我们一行被“吸附”进去，是下午三四点以后，一直等着天晴，雨却下了大半天，也只好冒雨入林了。

几乎没有什么过渡，直接就与三百年、五百载大树撞了个满怀。很多树林是从灌木、小乔木渐次密接到参天大树的，而这片红松林竟是如此决绝，一亮相就要给你亮个“亚洲第一”的样子。大树是一棵接着一棵，大概就像蚂蚁进了大葱地，你是怎么都不能想象树之高、地之阔、天何在了。红松几乎全身都是宝，首先是特别能活。在人类看来，长寿最是了不得的事。而这里的红松，很多都与吴承恩、曹雪芹们赏过同一晚的月亮了，这寿数，你见了，能不肃然起敬？木材自不用说了，因生长周期长，抗压性好，耐水耐腐蚀，且纹理通直、华美绮丽，定位就是一级，与红豆杉、楠木并列，属高档建筑、家具、乐器用料。连它的枝丫、根须、针叶也都没有废弃的，不是可以提取松脂，就是可以做纸浆原料，连树皮也是可以用来橡胶的。我们时常用的松节油，竟是红松的溢脂。而松果仁，简直就是绝佳的益寿养颜珍品了。现在一说养颜、增寿，那可是趋之若鹜的事体，细想想，这等一活就是五百年的生命，它不养颜谁养颜，它不增寿谁增寿？

进入密林深处，更是气象万千，倒不是红松有了什么变化，而是红松之下的生态，呈现出更加丰沛的森林元素来。俗话说大树底下不长草。在这片森林中，万千树下，却别样存在着绚烂多姿的丰富植被。苔藓铺就了可供一切生命坐卧仰躺的绿地毯。然后有无尽的浅草、灌木丛、藤萝、乔木，依次打开了自己的生命蓝图，并不觉得卑微地充分彰显着属于自己的个性魅力。也有新的红松，正以低矮弱小的姿态，在超越了自己躯体数百倍的祖父与父辈身旁，谦卑而恭谨地生长着。据说它们的少年时期是十分淡定的，只要有些许阳光扫撒几下，就足以补够所需能量。正如医学家所说，人类一天能晒十几、二十分钟太阳，钙质也就补够了。小红松的生命勃发，是在60到80岁以后，一如人类的弱冠之年，直冲霄汉是它们的气概，也是旺盛的生命力使然，那股冲决，是任什么屏障也阻挡不了的。一旦冲顶，它们也会与其他红松一道，以虚怀若谷的胸襟，包容着占据了40米净空的

底层生态。同样，底层生命的多样性，也正是巨型红松得以生长到40米以上壮丽生命的宏阔基座。

红松林中的另一种生命，是由动物构成的庞大生物链。据说东北虎、黑熊、野猪这些大型动物也置身其间。当然，允许游客进入的地方，这些森林王国的大虫，是不会让随便光顾的。它们在浩渺的丛林深处各有领地，大概也是不屑于到浅林边角，来听人声那大惊小怪、动不动就惊讶异常的聒噪。但由红松果的美味，引动的各类森林“美食家”，尤其是松鼠辈的成群结队，还是对人类的某些新研发食品、饮料，保有一种尝试的欲望。它们甚至可以站到人的肩头，等着那亲密的一喂，然后绝尘而去，仍然蹿上数十米的红松腰间，向来势汹涌的人流，展开新的眺望与选择。我最关心的是，这里有没有猫头鹰。护林员说有的是，要不然鼠类还不泛滥成灾了。在这等如梳齿一般密布的红松林中，猫头鹰也不好展开手脚，想来生存委实不易。好在这家伙是记忆大师，它最厉害的技能，就是对森林穿越时如同红外线一般精准的测试力，只要飞过一次，再次路过便如履平地了。动植物在进化中，其本能是探索生存之道，它们的技能，很多时候是超凡脱俗的，这也是大自然最动人的秘密。在这片林海生态链上，追到顶端，大概是以松果仁为基础的。但大伙又都是彼此成就，互生共荣的。森林供给动物以荫庇与美食，动物也回馈森林以种子传播、肥力增厚，以及种群平衡，达到植被有序循环往复的目的。

谁也想不到，红松林中竟然潜藏着如此多的嶙峋怪石，已然形成了森林中的石林。它们是受地壳变动的挤压，而破碎成这般奇险诡谲的模样。如果没有红松林，它们也是可以独立成篇的。这让我立即想到了秦岭华山的万丈巉岩和崩石断壁。在华山上，所有树木都是悬崖峭壁的陪衬，而在这里，一切山石，又都是红松林的“水下冰山”、默默托举“他者”的沉厚脊梁。它们没有出人头地的梦想，只是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底层逻辑”，而成全所有树木去奋发向上。在万千块相依为命的裂石中，又涌流出无尽的潺湲溪水和跳浪小河，它们让裂石变为失去棱角的砺石，而砺石又将水流错落跌宕成翻飞的瀑布与沉潜的暗流。这里是多条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棵红松的庞大根须，都是一座水塔。而这些繁星般密置的水

塔，最终都将自己的生命琼浆，汇入了滚滚的松花江和黑龙江。我想，这也是红松林的诗与远方吧。

在一对夫妻守望了一生的瞭望哨位上，我看到了林海真正的博大。面对这片一望无际的红松林，我们才懂得什么是生命格局的阔大，什么是生存气象的雄浑。这对夫妻每天都会站上瞭望塔尖，直目视到翼展在一米往上的雄鹰消失的地方。在那里，又会竖起另一个与云彩结伴的铁塔，有人将接续着朝更加辽远的地方放眼。他们观察林火，也洞幽烛微地监测着森林的一切异常。红松林是自然之子，也是人类参与形塑的文明摇篮之一种。保护，已成为这片林区听到和见到的最多词汇。森林把自己的一切都片甲不留地给了人类，而人类在索取时，也当百倍考量自己的“吃相”与文明形态。

这对夫妻为呵护大森林，几乎放弃了一切山下的世俗生活，在山上住了数十年。他们的小木屋，一丈见方多一点。松鼠、灵蛇是造访的常客。一应生活用具，大概装不满三五个纸箱。数九寒天时，大地凝结，高山之巅的狂风，有时能将小木屋连根拔起。但在退休临近时，他们仍是扶着就地取材的朽木门框，眼含热泪地说：没有比这片森林更让人放心不下的！有几只蜜蜂，在他们身上寻找着什么，他们只是用手轻轻扬了扬，似乎是怕出手过重，摧折了它们娇嫩的翅膀。我禁不住老要说：太美了！那丈夫却说，冬景才美呢，天地人是真正合而为一了。一片肥沃的黑土地，被冬雪覆盖时，难以想象它在“无极”这个词汇里所抵达的景深。他妻子抢着说，那秋景呢？再好看的晚霞能比得上？我想，这片大多经历过四五百载春夏秋冬的红松，装点出什么样的景观来，都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在人类极致的美景中，仅靠眼观已是不够的，我们只能把一切都交给想象力了。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



南京沛桥：

高跷非遗舞起来

吴雪曼

深入村落体验民俗生活，观看非遗表演，成为人们旅途上安排的一项重要节目。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非遗展演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沛桥村举行，精彩的演出让这座古朴宁静的村落吸引了众多游客。

江苏省级非遗“沛桥高跷”的表演者身着色彩鲜艳、制作精美的传统服饰，精神抖擞地登上村里的古桥。沛桥村已有数百年历史，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明清时商铺林立、车水马龙，民俗文化丰富。如今，村落仍保留着黛瓦白墙、水村相连的古朴田园风貌。

表演者在古桥上时而轻盈跳跃，时而优雅转身，他们的精彩表演与古桥的古朴厚重碰撞出奇妙的火花，现场观众发出阵阵惊叹。“沛桥高跷”属典型南派风格，以表演见长，85厘米左右的木腿杆上装踏板，缚于双腿便可行走与舞蹈。其最大特色是“戏文演绎”，表演者扮作生、旦、净、末、丑诸角，分4场演绎36个经典剧目。绝活则体现在动静结合的技艺上，既有八字绕行、并肩前行的整齐舞姿，更有跌扑、翻滚、劈叉等惊险动作。部分高手所用跷杆高达一丈多，休息时可倚檐而坐，尽显功底。

“沛桥高跷”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清末时期，东坝镇作为太湖流域交通枢纽，庙会活动频

繁，以柏姓村民为发起人的高跷表演应运而生，至今已有百年传承，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沛桥高跷”承载着当地民俗文化与生活智慧，对研究区域历史、社会风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表演多为村民老少三代同台，既凝聚了人们的情感，更传递着团结奋进的精神内核。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这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次生动的文化体验。来自上海的游客李女士难掩兴奋：“踩着高跷演绎传统戏文太有代入感了！不仅看到了绝活，还了解了背后的故事，比单纯逛景点有意义多了，真是一场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在旅游场景中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进行展演，能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非遗文化。当地为此构建“三位一体”非遗旅游创新模式：一是场景创新，将高跷展演融入古桥、老街等实景，打造沉浸式体验；二是产业延伸，联动高跷、传统麻饼与茶园资源，开发非遗主题线路；三是创新转化，鼓励传承人与设计师合作，开发文创产品并推进数字化记录。通过“非遗+就业”“非遗+产业”双路径，组建高跷协会吸纳村民参与表演培训，并带动餐饮、民宿、农产品销售，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使百年非遗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引擎”。



“沛桥高跷”表演者登上古桥表演。

陶立齐摄

图片新闻

新疆昌吉：

天山冰雪迎客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区利用丰富的冰雪旅游资源开展多场文化、体育、旅游等冰雪相关活动，迎接各地游客前来。图为游客在天山天池风景区游览。

何 龙摄（人民图片）

四川宣汉：

万亩彩林美如画



初冬时节，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月亮坪乡村振兴示范区万亩林海层林尽染，红枫、银杏等植物交织成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目前，彩林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来众多游客。图为万亩彩林在暖阳照耀下熠熠生辉。

张 平摄



陈彦 郭红松绘

很久以来，我都想去大兴安岭和小兴安岭走一趟，主要是看看那儿的山脉和原始森林。没有谁不喜欢森林的。2025年盛夏，终于有个机会，让我进入了小兴安岭腹地伊春，得以饱览“中国林都”的山川林海，尤其是那一望无际的红松林。

我是秦岭腹地商洛人，那块土地曾是商鞅的封地，他也在那里变过法。还有著名的商山四皓，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四隐士”。因秦岭山大沟深，我的家乡所在地，长期被誉为“终南奥区”，就是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正因为“干扰”少，而植被也更繁茂。但真正的大树却不多，即使有，也没有连缀成片，都因山之高耸，劲风八面，而使肥力与水分十分欠缺。商洛牛背梁，海拔2800多米。而秦岭主峰太白山，更是高达3777米之多。故而在巍峨浩瀚的气势中，是以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保持着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与长江黄河分水岭的“华夏龙脊”地位的。

而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沟谷纵横，河流紧密牵连着黑龙江和松花江两大水系，境内最高山峰平顶山，海拔也不到1500米，多是低山、宽谷、丘陵或台地，夏季又湿热多雨。故而土地肥沃，补给充足，特别利于大树生根发育，因而形成了83%以上的森林覆盖，尤其是形成了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大树之大，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当我一脚踏进五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多是以瞠目结舌的方式，面对数百年直插云端的老树的。

五营，一种说法是因“历史上作为狩猎活动的第五个堆营而得名”。清代猎人进山狩猎时，会设



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山川林海，被誉为“中国林都”。

谭春林摄